



残忍无比。太阳热辣辣地炙（zhì）烤着，平原闪烁着热光，沙尘和汗水烧烤着乔的眼睛和嘴唇，然而追捕仍在飞速进行着。要想取胜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将黑马赶回大峡口。这时候，乔头一次看出了黑马体力衰竭的蛛丝马迹：他的鬃尾已不再像先前那样高高飞扬，短短半英里的优势也已被缩短了大半。然而，他依然领先在前，奔驰、奔驰、奔驰。

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们就这样跑过去，但还是再次转回了方向，到浅河滩时，天已经快黑了——足足跑了二十英里。乔兴致正浓，他抓过等在那里的坐骑接着追上去。而他留下的那匹马则大口大口喘着气跑到河边，咕咕地喝足河水，然后倒地死去。

乔勒马后退，希望黑马也会上前痛饮一番。黑马此时累得满口白沫，但却仍不失其聪明，他只吞下一口水，便踏水过河疾驰而去，乔赶紧打马急追。那天人们最后看到他们时，只见黑马只领先数步，似伸手可及，而乔的马则紧随其后。

乔步行回到营地时已是清晨。他的这次冒险故事讲起来很简短：死了八匹马，累倒了五个人——那匹无与伦比的黑马毫发无损，依然自由自在。

“绝对不可能，根本不行。只可惜我不曾伺机一枪打穿他那恶魔似的身子。”乔说完，便再也不敢想这件事了。

六

火鸡爪印在这次追猎中是专门为几位骑手做饭的。像其

他人一样，他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整场追捕直至失败，然后对着面前的铁锅露齿一笑，说道：“除非我是个该死的傻瓜，否则就一定得把那野马搞到手。”他回头从《圣经》中寻找先例，然后又习惯性地对着那口锅说：

“想想当年菲利士人是怎样逮住参孙的，不就是因为利用了参孙一个天生的缺陷吗？而亚当假如不是因为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小缺点，可能至今还在伊甸园逍遥呢。要抓到那野马我一个人就足够了，何必要同别人分享那五千块钱呢？”

不断的追捕使野马比以往更富于野性，但他仍未离开羚羊泉。那是唯一安全的饮水处，方圆一英里都是开阔地，敌人很难隐藏。野马差不多每天中午都来，他总在四周彻底地探查一番之后，才过去饮水。

自从妻妾们被抓走，野马已经孤单地过了一个冬天，火鸡爪印对这一点非常清楚。这老厨子的朋友有一匹漂亮的棕色小母马，厨子认定可以用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带着两个最结实的马脚绊，一把铁锨，一根备用的绳套和一根结实的木桩，骑着那匹小母马向羚羊泉进发。

几只羚羊沐浴着早晨清新的气息，在前方的平原上掠过。牛群三三两两地卧在草地上，云雀高昂、甜美的歌声处处可闻，晴朗无雪的冬天过后，春天就在眼前。草儿一天天绿了起来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仿佛沉迷于爱之情思中了。

爱的气息就在空中弥漫。那匹被拴在木桩上的小母马，一边低头吃草，一边时不时地仰头发出一阵阵尖利的嘶鸣，



那一定是她的爱之歌——假如她也会唱歌的话。

火鸡爪印仔细考察了当时当地的风向和地形。上次他费了不少力气挖出的那个坑还在，大敞着口，里面积满了水，散发出淹死的野狗和田鼠的臭味。因为有这个坑挡住了原来的道路，动物们只得另辟蹊（xī）径。火鸡爪印在平展的草地附近选好一个莎草丛生的土堆，先将带来的木桩牢牢地栽进土堆里，然后在旁边挖出一个足以容身的洞，在洞里铺下毯子，又把拴小母马的绳子收紧，她几乎一步都动不了；然后把套马索摆开，铺在拴马桩和他的藏身洞之间的地上，一端固定在木桩上，又用土和草盖上绳子。一切就绪后，他便躲进了那个洞里。

就这样等了好长时间，大约中午时分，小母马脉脉含情的歌声终于赢来了西边远处高地那边传来的应和，湛（zhàn）蓝的天际剪影出一匹乌黑的骏马——正是那声名赫赫（hè）赫的黑野马。

他迈开他那特有的步子走过来，太多的追捕使得他越发地机敏，他时常停下脚步举目凝望，发出阵阵嘶鸣，小母马的回应显然已令他心动。于是他继续靠近，警觉地来回转圈，四下嗅寻敌人的气味，似乎心存疑虑。守护天使在他耳边轻语道：“别去”，但那匹棕色小母马又在呼唤了，黑马绕着圈子一步步地靠近，也发出一阵嘶鸣。这一回他得到的答复似乎赶走了他所有的恐惧，并一下子点燃了他心中的烈火。

于是黑马大步上前，用鼻尖轻吻小母马的鼻子。当他发现她的反应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热烈，就立即抛开了所有对安危的忧虑，昂起头在小母马周围踏着圈儿，沉浸在征服的快乐中。突然他的两只后蹄踩进了那邪恶凶险的绳套，只见绳子猛地一抖，活结被拉紧，黑马被套住了。

惊恐的响鼻和腾空一跃给了汤姆进一步拉紧绳套的机会。套环带起绳索在空中一闪，蛇一般地缠住了那两只强健的马蹄。

恐惧曾一度使黑马的速度和力量倍增，但挣扎到最后，他还是摔倒在地，沦为阶下之囚。老汤姆丑陋、矮小、勾腰驼背的身形从藏身洞中闪出来，走过来完成对这非凡生灵的最终征服。野马巨大的力量难敌这小老头的聪明。他喷着响鼻，不顾一切地腾跃，力量大得吓人；他不懈地冲撞，拼命地去挣脱羈（jī）绊，想重获自由，但无济于事。绳套非常结实。

汤姆又熟练地抛出另一个绳套，套住了黑马的前腿，接着又熟练地收紧绳套绑住马蹄。不一会儿，狂怒的野马就绝望地躺在了地上：四蹄已经被绳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。他还是徒劳地挣扎着，直到精疲力竭，一阵阵强烈的呜咽（wū yè）使他全身抽搐（chù），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。

汤姆站在一边看着，这老牧人产生了一种突兀的情感变化。他紧张得全身发抖，盯着自己巨大的囚徒发愣，一时间



不知所措。这种情形自他套住第一头公牛以来再未发生过。但那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，他给大利拉套上马具，解下第二个绳套拴在野马脖子上，由小母马撑起野马的头颅，又给野马加绑上束马腿，这下，老汤姆觉得万无一失。他正要松开绳套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，使他停下了手。他竟然把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：依照西部的法律，这匹野马将属于第一个在他身上烙上自己印章的人，可现在他们离最近的烙铁也有二十英里之遥，这可怎么办？

老汤姆走到小母马身边，将她的蹄子一个个地拿起来看，太好了，有一个马蹄铁有些松动。他用铁铲把它撬下来。平原上有的是水牛粪和类似的东西可以用做燃料，汤姆点起一堆火，很快烧红了马蹄铁的一端，用袜子裹在另一端将马蹄铁拿起来，粗手笨脚地在无助的野马左肩烙上一个火鸡爪印，这是他的印章头一次真正地派上用场。烙铁烧灼着皮肉，黑马战栗不已。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，大名鼎鼎的野公马从此不再是自由之身。

下一步，就是将他弄回家去。绳套解开了，黑马感到被松了绑，以为自己重获自由了，于是一跃而起，可刚一迈步就又摔倒在地，他的两只前蹄仍被紧紧绑在一处，此时唯一可行的步态只能是曳（yè）足而行，或者很费劲地蹦跳，两脚被如此不近人情地绑着，走不了几步。他每每试图挣脱，可总是难免摔倒。汤姆骑着轻巧的小母马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想带他走，他凭借驱赶、吓唬和引诱，努力将这口吐

白沫、狂野的猎物向北赶往皮牙河谷。可野马就是不走，毫不妥协。他惊恐地、抑或是愤怒地喷着响鼻，狂野地蹦啊跳啊，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逃跑。

那是怎样一场漫长的搏斗与挣扎啊。野马平滑光亮的身体沾满一层厚厚的白沫，上面血迹斑斑。一整天的追逐未曾让他摔倒，不能使他疲倦；可现在，他却一次又一次重重地摔倒，体力消耗殆尽。他竭尽全力的跃动已不再有力，大口呼吸时喷出的飞沫有一半是血。但捕获他的人却是那么残忍、蛮横、冷静，仍然强迫他往前走。他们一点点地挪下了通向峡谷的斜坡，每向前一步都像是打了一仗，现在他们踏上了通向峡谷唯一出口的洼地，这里正是野马过去的领地的最北端。

已经看得到最近的牧场和畜栏，猎手禁不住欣喜万分，而野马则积聚剩下的所有力量再一次做孤注一掷的冲撞。他沿着小路一步、一步、又一步地挪上了野草丛生的陡坡，对频频挥动着抽打在身上的皮鞭和频频射向空中的枪弹置若罔（wǎng）闻，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疯狂的路线。一步、又一步，他上啊、上啊，在无数次的冲撞之后终于站在了最陡峻的悬崖之上，随后便纵身一跃，落入悬崖下的一片空旷之中，落下去——落下去——两百英尺之后，落在一丛岩石之中。一具躯体——了无生命，却自由自在。

（脱剑鸣，吴静 译）